

百宝岩



冯戴力/著◎《不死硬汉集》

44.572
F7L
9

588601

《不死硬汉集》

百宝岩

冯戴力
著



C0276028

(吉)新登字 05 号

百宝岩

(台湾)冯戴力 著

责任编辑:崔卓力

封面设计:闻 艺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6.25 印张 2 插页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) 120 000 字

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:8 000 册 定价:4.60 元

目 录

一. 临时联盟	1
二. 消疑除恨	34
三. 桑雅的“维他命”	67
四. 善良的族长	101
五. 女妖仙娜	139
六. 真相大白	173

一. 临时联盟

天气非常之热，苍蝇非常之多。

仇天豪要不断地挥手赶苍蝇。

而躺在他对面那张吊床上的强壮大汉却是对此毫无反应，他的身上虽然停满了苍蝇，他却似乎睡着了。

仇天豪说：“喂，白加！”

白加的眼睛仍然闭着，只着嘴巴一张。他说：“甚么事？”嘴巴一动就有些苍蝇从他脸上飞走。

“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。”仇天豪说。

“我只是在松弛。”白加说。

“一个死尸才可以忍受这许多苍蝇停满全身。”仇天豪说。

“我们要去的地方，”白加说：“必须能习惯这种事情才可以适应。”

“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怪地方，”仇天豪说：“怎么会有这么多苍蝇？而且你还给我擦了驱蚊虫的药，你不会拿错了药吧？”

“不是拿错，是有意弄错，”白加说：“那药的气味是苍蝇

最喜欢的。”

仇天豪咒骂着跳起来：“你疯了！”

白加咯咯地笑起来，露出牙齿。他的牙齿看来很洁白，那是因为他有一脸黑黑的胡子在周围衬托着。

“仇天豪，”他说：“你需要适应呀！”

“我没有说过我要跟你一起到那地方去。”仇天豪说。

“我也还没有肯定你是否及格，”白加说：“我也是要试一试，假如你连这个都受不住，你就不能去。我们来赌一赌如何？”

“赌些甚么？”仇天豪问。

“试试我们的忍耐力，”白加说：“大家躺着不动，看看谁先忍不住赶苍蝇，能忍下去的那个，多忍一分钟就赢一百元美金。”

“你真是疯了。”仇天豪说。

他说着就跑进浴室去淋浴，也用不着脱衣服，天气那么热，他只穿着一条底裤，湿了更凉快，不过他洗完了之后还是脱下来了，他要用肥皂把那些假的驱虫药洗掉。

他出来时白加还是没有动。

白加说：“你似乎不及格。”

“这事我没有问题，”仇天豪说：“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忍，但是我没有自我虐待狂。”

白加坐起来，将右手一挥，握成了一只拳头又说：“赌一赌，我捉住了多少只？”

“没有人能捉得住苍蝇。”仇天豪说。

“最少五只。”白加说着将手紧握，然后张开五指。
他向那木桌上一放，真的有几只死苍蝇，而且不止五只。
仇天豪呆了一呆：“你倒是适合做某种工作的，你的手很快。”

“甚么工作呢？”白加说。

“这个我一时却想不起来。”

白加说：“我去拿两罐啤酒来。”

“我去拿，”仇天豪说：“你去洗手。”

白加咯咯笑起来：“还是卫生家，但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没有甚么医疗设备的。”

“我没有说要去。”仇天豪走过去打开冰箱，拿出两罐啤酒，丢给白加一罐。

白加接住了，把罐面上的小圈一拉拉起。

仇天豪想制止已来不及了，因为啤酒被这样丢过去，摇动了其中所含的气，气泡就会狂涌而出。

白加是喜欢喝啤酒的人，没有理由不知道。

白加是知道的，他的手非常之快，一拉拉起小圈就把罐口凑到嘴巴上，那些泡沫就狂涌进他的嘴里，然而他却并不介意。看来他是应该给胀得眼睛也要凸出来的，但他却没有，能够就此饮下去，这倒使仇天豪看得眼睛也凸出来了，他觉得白加不像一个人。

白加完全没有停止就吸完了那罐啤酒，随手一捏就把空罐捏扁了，转手再捏，整个罐子便藏进了他的手中，当他放开手掌时那罐子已被握成了一小块，就像用机器压的。他把

它向废纸篓中一丢说：“方便再造，也节省空间。”

仇天豪慢慢呷着啤酒说：“做你的敌人不是一件好事。”

白加说：“我有气力，却没有脑。”

仇天豪却不能肯定后一点，一个肯承认自己没有脑的人通常不会是一个太笨的人。

他看着这个高大而难看，有如怪兽的比利时人。

一个前雇佣兵，受过伞兵训练，不是太笨的人。

白加也看着仇天豪，他说：“你有一具很美丽的身体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这又是甚么花样？”仇天豪问。一个男人对他这样称赞，使他有不大良好的反应，假如是一个女人这样称赞他又不同。

“这不是我创作出来的，”白加说：“你可以问她。”他的拇指向门口一指。

由于他讲的是英语，“她”这个字的性别就很明显。

仇天豪扭头看看背后的门口，就发觉有一个女人站着。

他狼狈地连忙跑进浴室，一面仍极力保持着背向门口的角度。

他躲在浴室中叫道：“递衣服给我。”

他的衣服递进来了，只是一条内裤及一条短裤，却是那女人的手。

仇天豪说：“谢谢！”又叫道：“白加！你不会动吗？”

白加咯咯笑道：“我看她是喜欢你。”

仇天豪匆匆穿上那条裤子，走了出来。

她已经坐在椅子上，啜着另一罐啤酒。

白加说：“我把苍蝇都吸引过来了，所以她会比较舒服了。”

她是一个金发美女，身上穿着黄斜布的森林装，这是热一些的，所以有许多地方都给汗湿了，变成一块块深色。

白加说：“我早就告诉你我约了人。”

“你没有说他会那么早来，”仇天豪说：“也没有说是一位小姐。”

她说：“我也有女人的不准时习惯，但并不一定是迟到。”

白加说：“火车忽然早开，所以她就早来了。”

“这就是——”仇天豪说。他的脑中已浮现出一张他见过的她的照片，他知道她是谁。

白加为他们介绍。

她是施托福伯爵夫人，但是你可以叫她桑雅。

原来她现在是伯爵夫人了，又是另一种身份。

仇天豪知道她本来的身份并不是施托福伯爵夫人，也不是叫桑雅，但她现在是叫桑雅。

似乎还是白加老实一些，白加就是白加，桑雅却是随时会变的。

白加说：“桑雅就是我们的老板。”

“你的老板？”仇天豪说。

桑雅说：“先夫去世了之后留给我很多钱，我可以资助我认为有兴趣的行动。”

白加又咯咯笑起来：“这就是女人比我们本事的地方，嫁一个富有的老人，几年就可以发财了。”

桑雅并不以为忤，但是也不承认。她说：“我是很关心他的，他也很需要我，他度过了很愉快的最后几年。”

白加说：“这肯定是很愉快的几年。也许他是对的，钱又带不走，能买到快乐为甚么不买，但是钱到了桑雅的手上又似乎不大有用，她要的东西很多都是不需要买的。”

“不需要买？”桑雅说：“你到名店去走走看，不管你是谁，没有钱你可以拿走东西？”

“我可以，”白加说：“我可以带钱进去，或是等夜间没有人时进去，我当然是选择后者的，太多人追我就不好。”

桑雅说：“我要买的就是刺激，但要用很多钱，所以我考虑资助这一次行动。”

“我也是正在考虑，”仇天豪说：“不过这次行动并不是要那么多钱。”

“你在打断我的财路。”白加说。

“你要钱我是知道的，”桑雅说：“我会给你。”

白加对仇天豪说：“我们这行动确是需要钱，没有足够的酬劳我不会动身，你也是。”

“我们是到百宝岩去寻宝，”仇天豪说：“找到了还计较酬劳吗？”

“万一找不到呢？”白加说。

“找不到时我付酬劳。”桑雅说。

“这就是我的意思。”白加说。

“你要的又是甚么呢？”仇天豪说：“你出钱，我们去卖命，那就是刺激吗？”

“我要的是一次难忘的经验。”桑雅说。

“我不要带一个女人去那样的地方。”仇天豪说。

“我们还没有研究清楚，”桑雅说：“怎知道我不可以去呢？”

仇天豪耸耸肩：“我也不坚持，我并不是一定会去。”

“来呀！”白加说：“让我们来研究一下。”

桑雅打开布袋拿出一张纸，放在桌上张开来。那里是一张影印的藏宝地图，这是用传真机送来的复印本。

她说：“这个地方就是了。”

“一张地图，”仇天豪说：“假如你想买，我可以给你找一百张来，每一张都可以附加一个创作的故事。”

白加说：“哈，你说我是骗人的？你看吧！”他一跳起来，拉住屋梁，弄了几下，解松了一条绳子，就拉着绳子把天花板的一部份放下来。

那原来竟是一幅非常大的精致地理模型，刚好放下来就搁在桌子上。

白加得意地吃吃笑着说：“这比地图更加清楚了，你们可以看看，是真有这地方，可不是乱画的。”

“为甚么我不知道你有这东西？”仇天豪问。

“因为，”白加说：“你不是老板，这是给老板看的。”

桑雅小心地看着，仇天豪也是不由得小心地看，这是用黏土及青苔等天然原料制成的模型，非常精致，假如它真的是白加创作出来的，那就说明他很有才能了。这一块地方有山、有水、有森林、有山谷。

仇天豪说：“原来你还有这件事。”

白加说：“我是没有甚么头脑，但是通常没有头脑的人的手工较精，当然，这个是不收钱的。”

“很美丽。”桑雅说。

“美丽没有用，”白加说：“那些宝藏才有用。”

“百宝岩，”桑雅说：“这就是百宝岩？”

“这里，”白加指着森林的中央：“就是在这里。”他一拉绳子又从天花板上放下来另一座模型。那是一座大得多的模型，是树林（用青苔砌成的）中间得看见的一座小山；这小山在地图的模型中占很小面积和体积，所以只是一块石头，要看清楚些就要把这石头放大。

“真美丽。”桑雅说。

仇天豪也看得发呆，这也是用黏土砌成的，山的前面是一片垂直的石壁，这石壁上却是精细地雕塑过的，山顶有一座神庙之类，很似古罗马式，有圆柱及一个门口，门口之内是一个黑暗的洞。

门的前面还有一个小泥人作比例，这样就可以看出这门口实际有多高了，看来有十五层楼高。

“这就是百宝岩，”仇天豪说：“那么高，却没有人知道它存在，假如有飞机经过——”

“这是飞机看不到的，”白加说：“这周围是一片雨林，而这雨林又是在高山上，长年雾锁。”

桑雅说：“地图呢？”

那张地图的复印本已压在模型下面，一时看不到了。

白加从架子上再拿一张下来交给她。

她打开来看看，那上面也是画着这样一座东西的，但是画得很简单，她细细看着。

仇天豪也是看过这地图的，他说：“你就是凭这张地图所画的就弄出这样精致的模型？”

“我是很巧手的。”白加说。

桑雅说：“但是你又是从何得到这些细节的呢？”

仇天豪说：“一本古旧的画册就有很多这类的照片。”

白加不笑，似乎有些伤感。

桑雅说：“不会是这样的来源吧？”

“可以是这样的来源，”白加说：“但是并不是，我到过那里。”

“等一等，”仇天豪说：“我好像见过这地方。”

“你见过的是这个。”白加说。他又从架子上拿下一些资料，这些资料就是一本仇天豪所讲的画册，他打开来，里面果然有这岩壁的图。

不过这其中的不是照片，是画的。那是很古老的绘图，乃是来自古老的史籍，还没有摄影机的时代，旅行人看见了就画下来。

“就是这个。”仇天豪说。

“差不多是。”桑雅说。她的观察力显然很敏锐，一看就看出了这图与模型有些出入。

仇天豪说：“这是叙利亚。”

“这书讲的是叙利亚的古迹，罗马人征服的时代留下来

的，可是现在是在南美洲。”桑雅说。

“你们比我识字多，”白加说：“你们自己看吧！”

他把书交给桑雅，却把里面夹着的一份副本交给仇天豪，让他们看到问题所在的那一章。

仇天豪只是粗看时看到较大字的标题是在叙利亚，当他细看内文时就发觉不是那么简单。这里面说许多世纪之前的旅行人看见这古迹而画了下来，但是后来考古学家去，却不见了。

有较后的图画及较后的照片显示同一个地方，那石头的雕塑品全部不见了，只剩下凹凸不平的山壁和一个山洞。那山壁是凿过了的，看来可能是那个精致的表面给凿去了，或者是有人在这山壁上动工凿过而未雕塑出甚么来就放弃了，另一个可能性就是给凿下来般走了。

考古学家不能肯定是哪一个可能性，假如只是凿去而毁掉，无论如何附近总会有一些碎片剩下来的；假如是搬走，以当时的运输工具与能力又似乎讲不通，后来亦不知道搬到何处。最合理的是开始了初步工程而放弃了，但是旅行人见过而画了下来，这不像是虚构的，而当地也早已有这样的古老传说。

但这古迹到哪里去了呢？没有答案。

直到现在，都不是从书中看到的。

是白加给他们看到的，白加说这古迹是到了南美洲这雨林高山的上面来了。

这种古怪的事情，古老历史上又见诸不少。有些不可能

用人力搬动的东西，在还未有机器的时代，又不知如何能搬到了不可能的远处。

这个“艾雨卡林”（也即是那个地方古代语方的“百宝岩”的意义），原来是搬到了这里来——假如白加讲的是真话。

白加说：“我不是找到了这本书才依它而制这模型，我是为了制这模型而找到了这本书，我记得我是从某处看过有关的记载，我终于找到了这本书，我依着这本书的图画制这模型，但是依照我所见的改变了一些。”

“你是说你已到过这个地方，看见过？”仇天豪说。

“是呀！”白加的神情变得就像非常之敬仰，简直有宗教的味道似的：“有时那雾散开了一阵，望上去就可以看到，绘这地图的人亦是见过。”

仇天豪说：“你怎么会到那里去呢？”

“我去过很多地方。”白加说。

“为甚么你会到那里去？”仇天豪说。

白加没有出声，看来他有些事情不愿意说。

桑雅说：“你已经去过了，你却不把宝物拿走？”

“我当时不知道，”白加说：“后来我找到了有关的资料才知道。”

桑雅说：“你猜这百宝岩又怎么会从叙利亚的荒漠中到了这里来呢？”

仇天豪说：“你问我吗？”

“我问你们两个。”桑雅说。

仇天豪说：“我刚刚知道这事，还未作甚么研究。”

“两个可能性，”显然已经作过了研究的白加说：“第一就是那些人搬来的。别问我用甚么方法，古代的人有许多奇妙的办法，譬如埃及的沙漠和秘鲁森林中那些金字塔，用今日的工程技术都建筑不起来，而他们却建起来了，他们还会把当地没有的材料从非常远的地方搬来，今日的人要搬那些东西都感到不容易。那么多科学家不能解释的谜，我也不能解释。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不是搬，他们只是把原来的毁灭了，在这里再建起来，他们可以做第一次，也可以做第二次。我以为只是人搬来了，宝物也搬来了。”

“毁灭掉？”桑雅说：“一点痕迹也不留下？”

“那石壁上留下来的就是痕迹，”白加说：“不是很明显地凿去了吗？至于凿下来的碎片一点也不剩，我却认为科学家低估了他们的能力。他们可以弄出这样雄伟的东西，为甚么不能完全消灭？破坏总是比建设容易的。他们可以把凿下来的再打碎，成为了小石沙粒，这不需要甚么技巧，只是要人力和时间罢了，而当时，人力与时间都是多得很多。”

桑雅说：“为甚么不丢下算了呢？”

白加说：“那你就应该问何必凿下来了，这是有宗教意义的东西，他们认为不能留下来就完全不留了。尤其是他们要搬到别处，神不能分体。”

“呀！一个没有头脑的人。”仇天豪说。

“有时我也会想一想，”白加说：“我用简单的方法去想一想，胜过用复杂的方法。”

“为什么要搬到这里来呢？”桑雅问。

“我猜不出来，”白加说：“时代不同，想法也不同，他们有他们认为很合理的理由，而今日我们又会觉得是很不合理的理由，总之现在就是如此，这些人都不存在了，想问也没有人可问，但我们现在不是考古，我们是要寻宝。”

“这里面——”仇天豪说：“一定有宝藏吗？”

“这是神庙之类，亦是帝王的陵墓，”白加说：“一定有的，而今日的财富观念又与以前不同，以前的人会把最好的珠宝集中给神与帝王。”

桑雅叹息一声：“即使去看看也是值得。”

“你看这里，”白加用手指着他的模型：“与图画中有甚么不同吗？”

“这个，”仇天豪也立即指出：“在最高的地方，门楣之上，那些柱子的顶上，有个苹果似的东西。”

“这是一个石鼎，”白加说：“我看宝藏就是放在这里面。”

“这样高，”桑雅说：“要爬上去可不容易。”

“所以就要放在这里，”白加说：“要偷也要爬得很辛苦，也很难会被人看见。”

“这是图画中没有的。”仇天豪说。

“我看见的，”白加说：“所以我加上去，照着我看见的加上去。”

“假如这鼎是实心的呢？”仇天豪说。

“不要泼冷水。”白加说。

桑雅小心地用手摸着那模型：“这真美丽，也真刺激，假如我们打开这鼎——”